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論衡卷二十三

漢 王充 撰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虵蜂蠆咸懐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

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懣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懣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為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脤胎腫而為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

中人若火灼人或爲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爲維邊唯東南隅有温烈氣温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烟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爲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氣所燥也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多則令人毒蜜爲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敺之鬼者太陽之妖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

丹陽物以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則知邊者陽氣所爲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鬼爲烈毒犯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賫物陽火之類杜伯弓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爲熱也盛夏暴行暑暍

而死熱極為毒也人疾行汗出對鑪汗出嚮日亦汗出疾温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蟲則為蝮蛇蜂蠆在草則為巴豆冶（一作野字）葛在魚則為鮭與鮗鮍故人食鮭肝而死為鮗鮍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鳥卵魚亦卵蝮蛇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為小人故小人之口為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輒效

諺曰衆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焰火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辭之吳鑄多非一工世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鴆鳥生於南人飲鴆死辰爲龍巳爲蛇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爲毒故蒼龍之獸含火星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冶在東南巴在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故毒

有烈不烈蝮虵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同故産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濕故多蝮虵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刾生下濕比陰陰物柔伸故蝮虵以口齚毒或藏於首尾故螫齚有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懣或附於脣吻故舌鼓為禍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内為一類故人夢見火占為口舌夢見蝮蛇亦口舌火為口舌之象口舌見於蝮虵同類共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為言言為小人小人為妖由口

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恒暘若僭者奢麗故螋蚍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之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虵彼美吾懼其生龍虵以禍汝汝弊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力嬖於欒懷子及范宣子逐懷子殺叔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虵所生也比之叔

虎之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爲禍難者常發勇力爲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為毒酒難多飲蜂液爲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勇夫難近好女說悅一作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

口之毒爲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况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爲毒大矣

薄葬篇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

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内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之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

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

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
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
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
不可定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
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爲能
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
外不詮訂於内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
論則以虚象爲言虚象效則以實事爲非是故是非者

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璵璠歛孔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爲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歛姦人睭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叩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叩

墓必抽之諫雖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彊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璵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彊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

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冀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絶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絶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黄泉之下黄泉之下非人所居然

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絶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不明無知爲人倍其親獨明葬黄泉不爲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户雖曽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爲煩也今死親之䰟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决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爲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

事何損於義孔子又謂爲明器不成示意有明偁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敎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爲後用善器葬乎絶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絶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爲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絶不絶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蘇秦爲

燕使齊國之民高大邱冢多藏財物蘇秦身弗以勸勉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燕軍卒至無以自衛國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民自竭以厚葬親與蘇秦奸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

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爲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欲西益宅史以爲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

與焉哀公大說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令史與宰質睢止其益宅徒為煩擾則西益宅祥與不祥未可知也令史質睢以為西益宅審不祥則史與質睢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

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謂

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爲敗實說其義不祥者義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慎田非人所處不設尊卑宅

者長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可不之諱義詳於宅冢於墓與田也

二曰諱被刑為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要其忌連相放效至或于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佗人之柩夫徒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亡謂之先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不宜入宅與親

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爲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臨絶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負刑

辱深自刻責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慙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齊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憯傷恐其臨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

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爲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葬死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使先祖有知痛屍哀形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丘墓田野也何慙之有慙愧先者謂身體刑殘與人異也古者用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躳冠帶與俗人殊何爲不可世俗信而

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鄉黨屍不升佗人之邱惑也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爲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爲惡夫婦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爲不吉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扶也包

褢兒身因與俱出若烏卵之有㲉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爲不吉則諸生物有扶㲉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别人之産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别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

且凡人所惡莫如腐臭腐臭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臭口食腐心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鮑魚之肉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爲忌肴食腐魚之肉不以爲諱意不存以爲惡故不計其可與不也凡可憎惡者若濺墨漆附著人身今目見鼻聞一過則已忽亡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澌於溝不以爲凶者洿辱自在彼人不著已之身也今婦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出房室

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爲一月猶八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爲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

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汚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而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内其生十月而産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

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於戶即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賔客賔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

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闇而不明文聲馳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傚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后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畧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

衆多非一咸勸人為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說以為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毋反懸冠為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毋偃寢為其象屍也毋以箸相受為其不固也毋相代掃為脩冢之人冀人求代已也諸言毋者教人重慎勉人為善禮曰毋摶飯毋流歠禮義

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讕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連相倣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以明之夫天地

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非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其不避已之衛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爲歲所食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怪移徙而咎起功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宥罪大惡犯辟未有以無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冤今巳酉之家無過於月歲子家起宅空爲見食此則歲

究無罪也且夫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為破不須興
功起事空居無為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為
巳酉乃凶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為害動靜殊致非天從
歲月神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
際立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內假令揚州在東
南使如鄒衍之言天下為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酉食
西羌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西
宅為酉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食其

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佗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如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以為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閒百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神之祀皆用衆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乏匱人民饑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為歲月之神哉歲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為月積月為時積時為歲千五百

三十九歲為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宜有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魄與弦復有神也一日之中分為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卯則十二月時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

加時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則止不爲起功乃一食也歳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歳之中興功者希歳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廢興功者絶歳月之神餓乎且田與宅俱人所治興功用力勞佚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堤堤與木俱立掘與鑿俱爲起宅歳月食治田獨不食豈起宅時歳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鈞作同飲食不等也説歳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數假令起三尺

之功食一步之内起十丈之役食一里之外功有小大禍有近遠蒙恬爲秦築長城極天下之半則其爲禍宜以萬數案長城之造秦民不多死周公作雒興功至大當時歲月宜多食聖人知其審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聞築雒之民四方和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說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爲巳酉地有厭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閉

口不敢食哉如實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泰山失火沃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掊之土能勝之乎非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爍之金必不消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小大不鈞也五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狼

衆食人人衆食狼敵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彊量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却歲之殃如何也

論衡卷二十三

論衡卷二十四

漢 王充 撰

譏日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

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臽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為吉良不合此歷轉

爲凶惡夫葬藏棺也歛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别歛與葬何異歛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爲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贏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

之春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已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寅日中以暘為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

士皆然如驗之葬歴則天子諸侯葬月常竒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春秋義纎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歴法也祭祀之歴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

人事鬼見生人有飲食死爲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及他神百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況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禍福況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月殺

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内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各月斷囚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受禍者未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囚斷牲殺創血之實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為祭祀設歷不為屠工獄吏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髪白黒在年歳之稚老使

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夘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爲最尊尊則浴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爲最尊則櫛亦宜擇日櫛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夘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

性水也夘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夘之獸

免也鼠不可愛兎毛不白以子日沐誰使可愛夘日沐

誰使凝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爲沐立日厯者不

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

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内衣衛其外飲食不

擇日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

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

形爲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是

於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冠爲首飾浴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衣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失輕重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舩著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

夫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居身自安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辠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不入法縣官之法猶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

夘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夘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葢丙與子夘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歷歷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闗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已相避天神何爲獨當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

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内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内外不論吉凶以爲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蓍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地審告報蓍龜真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蓍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膞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

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蓍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

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閒猶蟣虱之著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告令蓍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巳思念神明從胷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揲著兆見數著夫人用神

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蓍龜蓍龜兆數與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爲可兆數不吉或兆數則吉意以爲凶夫思慮者己之神也爲兆數者亦己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胸中爲思慮在胸外爲兆數猶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爲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荅今天地生而蓍龜死以死

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蓍之莖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蓍龜爲若版牘兆數爲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爲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爲以應人也案易之文觀揲蓍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云天地合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

應無求空扣人之門無問虛辯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蓍而筮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卜敺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疾痛血氣湊踊而猶爲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善惡之行也

猶瑞應應（一作隨）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蓍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佑奇怪既多豐沛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

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爲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衆亦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著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爲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之夫見善惡

非天應荅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蓍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為人也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遭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此焉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著龜可以祭事不可純用夫鑽龜

揲蓍兆數輒見見無常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蓍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

周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卜曷爲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足以爲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詭論

之材故覩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畧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已不得專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明已效之驗毁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盬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盬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

咎犯占夫占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兆者爲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熸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熸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辨祟篇

世俗信禍祟以爲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懽

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絓法入罪至于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爲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刺以爲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

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能分明以爲天地之書賢聖之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故人君興事工伎滿閭人民有爲觸傷問時䢅書僞文由此滋生巧慧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已明與鬼神同意共指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

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嶮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茍有時日誠有禍祟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説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千君萬臣其得

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家人治產貧富

息耗壽命長短各有遠近非高大尊貴舉事以吉日下

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知禍福死生不在遭

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

者命窮絶也人之生未必得吉逢喜其死獨何為謂之

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

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

事道效也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

奪俗人愚夫不能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安居無為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卧濕握錢問祟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祟不得命自絶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倮蟲三百六十人為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小

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東西行徙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居物亦有動作血脉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惟好惡與人不同故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及其游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並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也天地之性人爲貴豈天禍爲貴者作不爲賤者設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刑不上大夫聖王於貴者闊也聖王刑賤不罰

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謂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我有所犯抵觸縣官羅麗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徙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曰氣相汙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爲歸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遺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空作徒未必到吏日惡繫役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

出詣吏㓹罪推善時入獄繫寧能令事解赦令至哉人不觸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一旦令至解械徑出未必有解除其凶者也天下千獄獄中萬囚其舉事未必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遷徙日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爲湖其民未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爲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

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巳死者復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巳也血忌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朔不會衆沽舍不觸殃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钁鍤不更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

是令數問工伎之家宅盛即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來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還則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汨命壽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負凶忌之所為也

難歲篇

俗人險心好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服

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説凌儒雅之論今略實論令親覽揔核是非使世一悟移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移東西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徙乎則徙者皆有禍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乎則道上之人南北行

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之心也長吏在塗人行觸車馬干其吏從長吏怒之豈獨抱罷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文帝出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為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溺仆死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爲移徙者又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

則其行與不行未可審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之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北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宮室營堡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吏異若煙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繁霧蜮氣無從横負

鄉皆中傷焉如審如氣人當見之雖不移徙亦皆中傷
且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體不過數千丈如
令神者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令體掩北方當言太歲在
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西有亥明不專掩北方
極東西之廣明矣令正言在子位觸土之中直子午者
不得南北徙耳東邉直丑巳之地西邉直亥未之民何
為不得南北徙丑與亥地之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
徙及東西徙可則丑在子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

徙觸歲之位巳未之民東西徙忌歲所破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為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内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則土之中也鄒衍論之以為九州之内五千里竟合為一州在東南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凢八十一州此言殆虛地形難審假令有之亦一難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議直雒邑以南對三河以北豫州荆州兾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青兖徐揚之

地安得有太歲使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散在民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從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宅徙西宅西宅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途上東西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民徙者皆凶為移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際猶王者之位在土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

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徙豈能北至太歲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内何為謂之傷太歲乎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為歲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椎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破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聲音宜疾死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為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為衝而南北相與為抵如

必以衝抵爲凶則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獨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爲衝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微敗移徙者雖避太歲之凶猶觸十二神之害為移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熱者天下普然非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天下皆為太

歲非獨子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為主則午可為大夏子可為大冬冬夏南北徙者可復凶乎立春艮王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為經所載道為聖所信明審於太歲矣人或以立春東北徙抵艮之下不被凶害太歲立於子彼東北徙坤卦近於午猶艮以坤徙觸子位何故獨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從寅申徙相之如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指

午而空曰歲破午實無凶禍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為一歲四時節竟隂陽氣終竟復為一歲日月積聚之名耳何故有神而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為日累日為月連月為時紀時為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為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為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之

氣也何憎於人觸而為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殊位太歲立子不居甲為移徙者運之而復居甲為之而復居甲為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與子鈞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為移徙時者竟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不觸歲不能不得時死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死則歸禍於往時之徙俗心險危死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論衡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論衡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范鍾

論衡卷二十五

漢 王充 撰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

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為田一有不字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内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

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幷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街行市亭數巷街以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

行之家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為支干者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二家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與子專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以破紂何也日火也在天為日在地為火何以驗之陽燧鄉日火從

天來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日有甲乙火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所謂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從言甲乙必言子丑乎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營衛常居不動令端端之日中行旦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廷異何謂甲乙為日之名乎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日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為吉凶

非端端之日名也夫如是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為言加時乎案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勝負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歙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為姓邪以口張歙聲外內為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為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歙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

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為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以生名為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為義若文王為昌武王為發也以類名為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為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為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歙外內調宮商之義為五音術何據見而用

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歙調姓之義何居匈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與相調諧自以壽命終禍福何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諧姓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廡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嚮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

且今府廷之内吏舍連屬門嚮有南北長吏舍傳閤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宫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嚮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嚮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黄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

凶或吉壽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黄也五行之家何以為決南鄉之門賊商姓家其實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燔徑從南方來乎則雖為北鄉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方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氣南鄉門家何以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滿天下水徧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謂火常

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為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刄杖鬼神如有知必恚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為禍如無所知不能為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形象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煙雲同驅逐雲煙

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為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却士卒還去即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於觀不為壹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却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

不去令驅逐之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穀於庭雞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雞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為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與雞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巡之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為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擊之雖却盜賊不能滅盜賊所為至之禍虎狼之來應失政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集為命絶也殺虎狼却盜賊不能使政得世治然則盛解除驅鬼

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猛剛者
挺劍操杖與鬼戰鬬戰鬬壹再錯指受服知不服必不
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以殊也其驅
逐之與戰鬬無以異也病人戰鬬鬼猶不去宅主解除
鬼神必不離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益於事信其凶去
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
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
安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不敢闚也有十二神舍之

宅主驅逐名為去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觧除何補驅逐何去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為虐鬼一居若水為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内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内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

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脩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嫗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夭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為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吉福

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且以一事效其非也夫小祀足以況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為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何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為一體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虱著人身也蚤虱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

蚤虱內知有欲齧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旁人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蚤虱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談尚不相解況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違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土則一宅之土猶人一分之肉也安能曉之如所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為人像今解土之祭

為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藉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土偶人如祭山可為石形祭門戸可作木人乎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齋戒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日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舩車飭則賦斂厚賦

歛厚則民謗詛君茍以祀為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為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懟今世信祭祀中行子類也不脩其行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祟謂祟未得得祟脩祀禍繫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

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世信祭祀以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以病作卜祟祟得脩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為祭祀之助勉奉不絶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賔客賔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脩祭祀是也信其事之非也實者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恩懃而已鬼神未必歆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為恩義耳何歆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舍

宅舍附地之體列宿著天之形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食盡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歠斗羮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圜丘之上一繭栗牛粢飴太羮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

夫古之郊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脉也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脉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為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脉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戸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霤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

以為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煦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吹煦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己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生事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

功堅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能歆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為福亦不能為禍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輙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無用喜怒則無用為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以人祭祝有過不能即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

則手能擊之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楲而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蒭犧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楲而掊之斃於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妖象厲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擊矣何以明之

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見粢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臞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檝擊之而已無為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檝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如無義而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檝掊鮑之身矣且祭祀不備神怒見體以殺掌祀如禮備神喜肯見體以食賜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為怒者身存不為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

宋國之祀必時中禮夫神何不見體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其賞罰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掊夜姑不可信也且夫歆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歆則能言猶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令不能言知不能歆一也凡能歆者口鼻通也使鼻孰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復歆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之也為尸不動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

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歆三也當人之卧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卧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歆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脩具謹潔粢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已意以況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祀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礿祭夫言東鄰不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

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脩具謹潔與不謹潔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礿祭竭盡其敬夫禮不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多助非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歆之福非鬼為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鬼神歆祭祀祭祀為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偫邪將以人食為饑飽也如自有儲偫儲

侍必與人異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侍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壹否則神壹饑壹飽壹饑壹飽則神壹怒壹喜矣且病人見鬼及卧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製衣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冀鬼饗之其製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貫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為審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鬼衣之

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是也世所見鬼非死人之神或所衣之神非所見之鬼也鬼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祐而堅信之乎

祭意篇

禮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

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太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太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

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閒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戸井竈室中霤之功門戸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霤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周棄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熈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熈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

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為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為社禮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

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為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自禹興脩社稷祀后稷其後絶廢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為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莫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啟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而不識說縣官名曰明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

春之福反以秋祭非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謂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為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羣神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摇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氣所由

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脩先報功以勉力脩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聖主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寛

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己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脩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獘帷不棄為埋馬也獘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一本註音窆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馬延陵季子過徐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

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劍帶其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為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劒於冢樹而去祀為報功者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為不背先者其恩猶季子之帶劍於冢樹也聖人知其若此祭猶齋戒畏敬若有鬼神脩興弗絶若有禍福重恩尊功慇懃厚恩未必有鬼而享之者何以明之以飲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謙退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禮曰侍食於君君使之祭

然後祭飲食之祭猶禮之諸祀也飲食亦可毋祭禮之諸神亦可毋祀也祭祀之實一也用物之費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知類也經傳所載賢者所紀尚無鬼神況不著篇籍世間淫祀非鬼之祭信其有神為禍福矣好道學仙者絶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為清潔也鬼神清潔於仙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為人死無知其精不能為鬼假使有之與人異食異食則不肯食人之食不肯食人之食一有食字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

不能為人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與不得得則喜不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為福怒則發怒而為禍鬼神無喜怒一有其字則雖常祭而不絶久廢而不脩其何禍福於人哉

論衡卷二十五